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108  
11 January 1979

CHINESE



第二一〇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星期四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              |               |             |
|--------------|---------------|-------------|
| <u>主 席</u> ： | 米尔斯先生         | (牙买加)       |
| <u>成员国</u> ： | 孟加拉国          | 凯泽先生        |
|              | 玻利维亚          | 富恩特斯·伊瓦涅斯先生 |
|              | 中国            | 陈楚先生        |
|              | 捷克斯洛伐克        | 胡林斯基先生      |
|              | 法国            | 勒普雷特先生      |
|              | 加蓬            | 恩奎马-姆巴先生    |
|              | 科威特           | 比谢拉先生       |
|              | 尼日利亚          | 布兰克森先生      |
|              | 挪威            | 奥尔戈尔德先生     |
|              | 葡萄牙           | 富特谢尔·佩雷拉先生  |
|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鲁宾逊先生       |
|              | 美利坚合众国        | 扬先生         |
|              | 赞比亚           | 科尼女士        |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79-70001/A

## 下午四时二十五分会议开始

### 主席致开会词

主席：牙买加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的任期，是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它同时担任联合国这个重要机关的主席。因此，荣誉和责任同时落在我们的肩上，我们承受这项责任，并保证以忠于《宪章》理想的精神来履行这项责任。

这是安理会一九七九年第一次会议，在主持这一次会议时，我很高兴欢迎安理会的新成员国——孟加拉国、挪威、葡萄牙和赞比亚。我要赞扬加拿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印度、毛里求斯和委内瑞拉这五个安理会卸任的成员国的代表，赞扬他们在任期内对安理会的工作作出的宝贵贡献，相信我所说的也是全体成员国心中的话。

我代表安理会全体成员国，向前任主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常驻代表吕迪格尔·冯韦希马男爵阁下，表示安理会深切的感谢，谢谢他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份主席任内，令人赞佩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许多年来，我有机会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交往，在一起工作，十分景仰他专心致志于联合国的事业，特别是处理安全理事会内提出的问题，进行安理会的工作。

### 通过议程

主席：本次会议的临时议程载于 S/Agenda/2108 号文件，已发给各位成员。那一位成员想就这个问题发言？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让我首先最热烈地欢迎你这位牙买加的杰出外交家和政治家，并祝你成功地执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重大责任。在你担任一月份主席期间，安全理事会正面对着极为复杂的问题，我愿表示我确信，凭你的才干和经验，你一定能协助安理会找出这些问题的正确解决办法。我们深信，你我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会表现于安全理事会中我们两国代表团之间的合作。

(苏联)

我以极愉快的心情，欢迎安全理事会新的非常任理事国孟加拉国和赞比亚的代表。毫无疑问，积极参与不结盟运动的孟加拉国和赞比亚，将对安理会的工作作出宝贵有益的贡献，而我们同他们在民族解放斗争问题上合作所取得的经验，足以保证我们之间会成功地进一步合作解决安全理事会所面对的其他问题。

我还要欢迎挪威和葡萄牙的代表参加安理会的工作。我们确信，苏联同这两个国家之间将继续发展有效的合作，以促进我们各国人民的利益，巩固欧洲的和平与安全。

我还要代表苏联代表团，衷心感谢卸任的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印度、委内瑞拉、毛里求斯、加拿大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感谢它们对安理会工作的贡献。苏联代表团尤其要向安全理事会十二月份主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冯韦希马大使致谢。安全理事会在他的指导下，讨论了一些重要问题。

苏联代表团想说明我们为什么不能同意把目前临时议程上的项目2列入议程。

有人以某些完全不能代表柬埔寨人民的人士送来的文件为根据，怂恿安理会出面干涉那个国家的内政，以求保护波尔布特政权。三年多来，波尔布特集团对内实行残酷的镇压政策，对外执行冒险主义的政策，成为东南亚和平与安全的一大威胁。柬埔寨民族爱国力量同这个罪恶集团展开决斗，是毫不令人惊奇的。斗争的结果是波尔布特反人民集团彻底垮台，在一月七日被人民推翻，这是必然的事。

柬埔寨人民的真正代表是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现在已经掌握权力，它不分政治或宗教意见，联合了所有爱国的力量。新政府成立了，就是以韩桑林为首的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洪森担任外交部部长。人民革命委员会控制了柬埔寨全国领土。一些国家，包括苏联在内，已经承认救国民族团结阵线政府。

因此，只有人民革命委员会有权在国外代表柬埔寨人民的利益，包括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在内。任何其他的人都无权代表柬埔寨人民向联合国提出申诉或任何要求。

(苏联)

可是，团结阵线和它所成立的政府并未要求安全理事会审议柬埔寨的当前局势，因为这纯粹是柬埔寨国人民的内部事务。相反，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的公函中，促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安全理事会不得审议柬埔寨国内的当前局势。

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已经针对波尔布特政权的垮台，进行协商，从开始协商的时候，苏联代表团就坚决反对审议那项来文，因为它显然企图掩盖波尔布特政权的罪行，防止它被推翻。现在，这个政权已经在事实上被柬埔寨人民清除，如我们所指出，该国的政权现在完全为该国人民的真正代表所掌握，安理会更没有理由审议那些不能代表任何人的人送来的文件。

发出这个文件的人是被柬埔寨人民推翻了的人，而柬埔寨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是救国民族团结阵线；如果安理会要审议这个文件，它将站在什么立场呢？

基于我以上所说，苏联代表团坚决反对安全理事会审议 S/13003 号文件内前柬埔寨政权的来文。我们呼吁安理会各成员国以极审慎的态度衡量一下当前的情况，不要作出任何草率的决定，以免对整个联合国产生不良的后果。

主席：谢谢苏联代表对我所说的十分友好的话。

陈楚先生（中国）：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以后另找机会再向你表示热烈的祝贺，也请允许我以后向安理会其他成员国同样地表示祝贺。目前，让我们集中精力讨论议程上的议题。现在，让我直接就这个问题发言。

苏联代表把当前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对民主柬埔寨发动的大规模武装侵略说成是柬埔寨人民的“内战”或“内政”，并以此为借口提出反对召开安理会正式会议，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铁的事实是，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对民主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的、赤裸裸的武装侵略，严重地破坏了民主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地破坏和威胁了东南亚、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这那里是什么柬埔寨的“内战”呢！在此情况下，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民主柬埔寨政府要求安理会召开

(中国)

紧急会议，采取有效措施，谴责和制止越南的侵略，这是完全正当的。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的议事规则，任何联合国会员国以及安理会成员国都有权要求召开安理会会议审议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而目前柬埔寨遭到大规模外部侵略的问题，正是这样性质的一个问题。

苏联代表以越南侵略者已攻占金边为由，反对召开安理会，这更是百分之百的荒谬。战场上一时的胜负和首都一时的得失，根本不影响民主柬埔寨政府的合法地位。一个为联合国所承认而且其政府的证书已为本届联合国大会所接受的国家，难道能够因为遭到另一个国家野蛮的大规模侵略，就可以否定它的合法地位和宣布它的不存在吗？难道任何一个主持正义的成员国能够同意苏联代表这种侵略者的逻辑吗？同意了苏联的主张，不就意味着我们自己来破坏联合国宪章了吗？

事实上，在安理会的两次非正式协商会上，苏联代表就搬出种种根本站不住脚的借口，竭力反对和妄图阻止安理会根据民主柬埔寨政府的请求，召开安理会审议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问题。中国有句成语叫做“做贼心虚”。试问如果苏联不是越南侵略柬埔寨的直接帮凶和总后台，又为什么如此害怕安理会开会呢？苏联的无理纠缠和反对，恰恰暴露了它是这次越南大举武装侵略柬埔寨的直接指使者的真实面目。

鉴于上述，中国代表团主张安理会应立即排除苏联的干扰和破坏，通过议事日程。

胡林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先生，我很高兴有机会欢迎你，而且是你本人，在贵国成为安理会的成员国之后，出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重要职位。我也很高兴地强调，我们两国间的关系，尤其自一九七五年建立邦交以来，有了非常积极的发展。这一点表现在牙买加政府的付首脑，外交、旅游和外贸部部长去年十二月前往布拉格的访问。在那次访问中，我们两国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我们希望，当两国互派大使之后，这一关系发展上很快就有新的积极进展。我也很高兴地指出，刚才提到的那件事，我们驻联合国代表团也出了一点力。

(捷克)

我也要欢迎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年度安全理事会的五个新成员国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我希望他们参与安理会的工作时，发挥我们去年看到的那种合作与互相谅解的精神。

我还要谢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常驻代表冯韦希马先生极为卓越干练地主持了安全理事会十二月份的工作，并向他和巴顿先生以及卡斯蒂略先生告别。他们的席位现在由安全理事会的新任非常任理事国接替。

柬埔寨的事态发展，最后是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掌握权力，这纯粹是该国的内政。若干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在内，已承认新政府为柬埔寨人民的合法代表。

主席先生，从 S/13013 号文件里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打给你的电报可以清楚看出，柬埔寨政府认为安全理事会在现已被推翻的波尔布特反人民政权怂恿之下召开的任何会议，都是干涉该国的内政。

因此，我国代表团不能赞同通过 S/Agenda/2108 号文件内的议程草案，甚至不能赞同安全理事会召开本次会议。的确，安理会没有理由为了取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而讨论一国的内政问题。对柬埔寨而言，中国的霸权主义计划只是没有成功而已。

主席：谢谢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对我个人所说的十分友好的话。

有没有任何别的安理会成员要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各位代表想必了解，为使我们能对这件事做出结论，各成员国应该明白表示自己的意见，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安理会要继续进行这件事，我希望能够听取各成员国的看法，以便我们处理面前第一个问题。

关于召开这次会议的问题，已经在非正式协商中提出。在协商时，各成员国曾有机会审查安理会所面对的争议和问题，以及处理它们的办法。协商结果，我以主席的身分，大致了解各成员国对召开这次会议的问题和议程问题的看法。我曾

(主席)

就议程问题进行协商，当然，秘书长在这方面负有责任。在安理会的这次会议上，一些成员国已经表示了意见，他们的意见也受到了注意。鉴于协商的经过和代表们在这里表达的意见，我是否可以认为议程已经通过？

议程通过。

主席：各成员国收到了S/13019号文件，其中载有一九七九年一月十日民主柬埔寨特命全权大使秀蒲拉西先生的来信。各成员国也收到S/13020号文件，其中载有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的来信及附件。

关于根据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发出邀请问题，我想知道有没有哪位安理会成员想就此事发言。

请苏联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们已经指出，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是柬埔寨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它成立的人民革命委员会现已执掌该国的政权。安全理事会讨论有关柬埔寨的问题时，不能没有该国的代表参加。

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在一月十一日的电报中说明，柬埔寨外交部长洪森先生愿意到纽约来参加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苏联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提供机会，让柬埔寨政府，即人民革命委员会的代表，来这里参加安理会的工作。

为了这个目的，苏联代表团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三条第三款提议休会，并决定在下星期一下午三时再举行会议。这样可以让安理会各成员国有机会知道柬埔寨境内的实际情况，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必要的结论。

主席：哪位代表愿就这项动议发言？请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胡林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克）：根据我对议事规则第三十三条的了解，任何有关休会的提议，一经提出，必须不加讨论，立即付诸表决。

主席：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指出，这种性质的动议提出后，应立即付诸表决。因此，我把它提付表决。请各位代表表决安理会现在是否应该休会的问题。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捷克斯洛伐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反对：孟加拉国、玻利维亚、中国、法国、加蓬、牙买加、科威特、尼日利亚、挪威、葡萄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赞比亚。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两票赞成，十三票反对。因此动议没有通过。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安理会多数成员拒绝让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的代表有机会参与安理会的工作，我们深感遗憾。这样一来，安理会所做的任何进一步工作的结果，应由安理会承担全部责任。

苏联代表团坚决反对的一项提议，是让所谓民主柬埔寨代表团参加安理会的工作。这个代表团是由已经被柬埔寨人民推翻的波尔布特罪恶政权委派的，根本无权出席安全理事会，更无权代表柬埔寨发言。安理会如果同意让那些自称为民主柬埔寨代表团的个别人士出席会议，将置自己于非常错误的立场。闭起眼睛不看柬埔寨的现实情况，是不对的，实际上，那里的现实情况是，波尔布特政权进行大规模镇压和侵略性的冒险主义，因此，该国人民已经把它推翻、把它驱逐。

柬埔寨爱国分子为了拯救人民的生命、恢复他们的民族遗产和国家尊严，在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的领导下，拿起了武器，推翻了那个罪恶政权。这个国家的前途现在掌握在柬埔寨人民的手里，只有柬埔寨人民的真正代表才能代表该国出席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任何其他机构。

只有柬埔寨的新政府，以韩桑林为首的现已完全掌握权力的人民革命委员会，才有权写信给联合国。柬埔寨怎样参加联合国的机构，应由谁代表该国出席这些机构，这些问题，应由柬埔寨政府来解决，别人无权解决。

苏联代表团已经说明，柬埔寨境内已经发生的事件，是该国人民的内部事务，不应作为安全理事会审议的问题。

但是，这个机构的多数成员既然坚持要处理柬埔寨问题，苏联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就有必要邀请该国的真正代表，即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参加讨论。柬



(苏联)

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联合了柬埔寨境内各民族、政治和社会的广大阶层；它领导斗争，把柬埔寨从反动的波尔布特政权下解放出来，并赢得胜利。推翻罪恶的波尔布特集团，把柬埔寨从那个集团的手里解放出来，充分证明团结阵线及其政策得到柬埔寨人民的广泛支持。

从摆在安全理事会各成员面前的文件可以看出，团结阵线的内政方案是规定恢复国民经济，筹划国家经济，以配合社会进步的条件，因此符合人民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需要。团结阵线的外交政策规定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不结盟的柬埔寨，与邻国建立友好关系，加强东南亚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团结阵线已声明愿意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履行柬埔寨的有关国际义务。

苏联代表团愿再一次强调，安全理事会讨论柬埔寨局势时，除非有柬埔寨人民的真正代表在场，否则毫无意义。

陈楚先生（中国）：不出所料，苏联代表在反对召开安理会的荒谬主张遭到失败后，又端出所谓柬埔寨代表权问题的无理要求来进行纠缠。谁都知道，民主柬埔寨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是联合国成员国，也是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民主柬埔寨政府是柬埔寨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也是第三十三届联大以及以前几届联大所确认了的。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民主柬埔寨高级政府代表团，递交了由民主柬埔寨政府负责外交事务付总理签署的全权证书，全权证书已被确认有效，因此，该代表团毫无疑问是代表民主柬埔寨政府前来参加安理会会议的唯一合法代表团。现在安理会要审议越南侵略民主柬埔寨的问题，它理所当然地应该听取民主柬埔寨唯一合法政府的代表西哈努克亲王的申诉。这是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的。从任何法理观点上来看，也是无懈可击的。苏联代表团妄图阻止西哈努克亲王按照安理会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出席安理会会议，这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另一个粗暴践踏。我们坚决不能同意。我们主张立即通过决定，邀请西哈努克亲王率领的代表团按照议事规则三十七条出席安理会会议。

(中国)

苏联代表还再次提出所谓“救国阵线”(“人民革命委员会”、“人民共和国”)的傀儡组织,硬要大家同意让它列席安理会会议,这是苏、越企图利用安理会扶植傀儡组织的政治阴谋,我们坚决反对。全世界都知道,它只是越南一手制造的御用工具,目的是为越南武装侵略柬埔寨制造“合法”借口。它根本不代表柬埔寨任何人,而只是越南侵略者的走狗。正如一月九日《纽约时报》社论所指出的:“越南军队无论使用任何其他名义仍然是越南军队”。本理事会绝对不应当同这个越南的傀儡机构打任何交道,当然也绝对不应当允许这个傀儡机构的所谓代表以任何名义列席安理会会议。

苏联代表要求就安理会是否容许让越南傀儡的所谓代表出席发言问题,立即做出决定。我们坚决反对,因为:(1)首先这个傀儡除了他的主子越南侵略者以外,代表不了任何人;(2)该傀儡要求出席的电文的原本,既无通常此类电文应有的发报时间和收报时间、公司编号等等,破绽百出。电文用的是RCA的电报纸,装成是经由RCA转发来的,但经我们向RCA等机构查询后,对方证实与金边没有直接电讯联系,因而不可能收到金边直发纽约的电报。由此可见,这份电报有极大可能是苏联或越南代表在纽约伪造的。越南或苏联竟然采取如此卑劣手段,愚弄安理会,实在令人感到惊讶;(3)据我们了解,这个傀儡也根本不在纽约。鉴于上述种种,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这一问题,拖延安理会的进展,我们建议将这一问题放在一边。与此同时,我们建议既然议程已经通过,邀请西哈努克亲王按三十七条规定出席安理会的决定已经做出,主席就应立即邀请西哈努克亲王发言。

胡林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克）：我国代表团同意让柬埔寨代表参加安全理事会的讨论。不过，柬埔寨和柬埔寨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是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正如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韩桑林先生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电报（S/13013）指出，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已于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当地时间下午十二时三十分，掌握了全国领土有效的政权、权力和政府职能。因此，只有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任命的代表，才能负责代表柬埔寨人民和政府出席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

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韩桑林先生打电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S/13020）说，如果安全理事会要审议与柬埔寨有关的问题，柬埔寨新政府将委派自己的代表参加安理会的会议。

因此，我们支持他们根据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要求参加讨论。但是，我国代表团原则上反对援引这一条规则邀请已被推翻的波尔布特集团委派的任何人员到安全理事会来。

扬先生（美国）：我想，安全理事会已经好久没有开过这样有意思的会议了。

主席先生，我愿借这个机会欢迎你出席安理会，并感谢你努力不懈地同安理会举行非公开协商，使我们做到实际通过一个议程，使安理会能够讨论民主柬埔寨政府提出的问题，就是要求安理会召开一次会议，来听取它的申诉，听取大会所承认的，并在此地由西哈努克亲王代表的一个政府的申诉。

我认为，苏联代表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所提的问题，是安全理事会应当关注的问题。但是，我认为不应因此剥夺我们着手审议一个已经通过的议程的权利。我们会很多机会——实际上，任何人要到安理会来陈述意见，都要好几天以后才到达此地，在这几天内，我们有充裕的时间举行初步协商或安全理事会的其他会议——来辩论我们当前讨论的问题。

不管我们对民主柬埔寨的局势想法如何——其实，我们怀疑安理会眼前愿意对目前的局势作出任何断定——本组织所承认的一个会员国，大会所承认的并参加我

(美国)

们工作的一个政府的代表已经向我们提出的一项要求。我们不作任何论断。我们只认为那个政府有权发表意见。即使他们已经被赶出首都，不论情况如何，也不论事情如何发生，都不应当阻止我们听取受害方面的申诉。我希望我们能按照已通过的议程继续开会。

比谢拉先生（科威特）：主席先生，以后我会有另一个机会向你表示敬意和祝贺。

我的朋友美国的扬大使说，这是一次有意思的会议。我实在不能苟同，我认为，这是一出悲剧，也是一出喜剧。

俗语说：火烧罗马城的时候，我们却在寻欢作乐。人民被砍杀，小孩变孤儿，女人变寡妇，财产变瓦砾。我们却在这里为了无关紧要的问题而争吵不休。

现在，姑且不论这个问题的是非曲直，我要说明，我国代表团赞成根据第三十七条规定，让西哈努克亲王率领的代表团参加会议。从一九七〇年西哈努克亲王被推翻起，到一九七五年止，我国政府一贯地、不遗余力地、坚持不懈地支持他，因为他体现柬埔寨人民捍卫他们的政治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愿望。即使在当前的处境下，我们仍然相信，西哈努克亲王体现柬埔寨人民的愿望，因此，我国代表团毫不反对根据第三十七条规定，请他以该国首都派来的代表团团长的资格，参加会议，或听取他的意见。

凯泽先生（孟加拉国）：主席先生，承蒙阁下和其他会员国对我国表示赞扬，但当前任务艰巨，请容许我以后再向阁下祝贺。我全心全意地赞成科威特代表的话。他用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说，火烧罗马城的时候，我们却在寻欢作乐。他形容得一点不错。我记得，安全理事会曾经有许多次在相似的局面下，不得不在周末开会，匆促工作，以阻止流血和威胁和平的事件。

我也赞同科威特代表的结论。我国同科威特一样，也和柬埔寨政府发展了关系，我们也承认西哈努克亲王是完全合格的柬埔寨代表。我们毫不犹豫地支持他出席安理会，这样，我们才能了解柬埔寨的局势。

主席：关于这个邀请问题，现在没有其他要发言的人。请允许我再次说明，在非正式协商过程中，曾有机会就一个各方显然争持不下的问题取得某种程度的协议或理解。但是，鉴于已举行的协商的精神和本次会议上各位代表的发言，我要向安理会指出，这个邀请问题已经到了决定的时候了。因此，考虑到本次讨论期间提出的意见，我建议安理会根据 S/13019 号文件里的要求，邀请民主柬埔寨代表团参加安全理事会有关这个项目的的工作。我是否可以认为安理会同意这项建议？

就这样决定。

会议进行到这里，我要宣布暂时休会，以便秘书长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十五条规定，审查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十四条规定委派的代表的全权证书，并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由安理会认可。

下午五时二十五分休会，下午六时五十分复会

主席：各成员国面前都有 S/13021 号文件，内载秘书长按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十五条规定就本事项提出的报告。我是否可以认为安理会认可这个报告？

就这样决定。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代表团要再一次着重指出，只有唯一合法的柬埔寨政府——人民革命委员会——的代表能够代表柬埔寨人民讲话，而那些自称代表所谓的民主柬埔寨政府的人，实际上不代表任何人，特别是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政府已经不存在了。

主席：大家已经注意到对这件事所作的评论。

应主席的邀请，民主柬埔寨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国，我收到了古巴代表和越南代表的来信，信上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按照惯例，我建议征得安理会的同意，

(主席)

依照《宪章》和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古巴代表和越南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罗亚·科里先生(古巴)、何文楼先生(越南)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项目2。我征得安理会的同意，请民主柬埔寨的代表发言。

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民主柬埔寨)：首先，请允许我衷心地对你们给予民主柬埔寨人民的真正同情向你们表示感谢。这种同情使我今天能荣幸地来向你们就柬埔寨问题，或更确切地说目前的柬埔寨—越南问题作一个客观的介绍。

确实，全世界都知道，我的国家遭到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特大规模的侵略。这个国家自称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反殖、反帝的忠实战友”；这个国家声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同志”，“同柬埔寨一样属于不结盟国家阵营”。

在并非遥远的过去，或更确切地说，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中，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主要负责人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政府的主要负责人，特别是黎笋先生(越南共产党第一书记)、范文同先生(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武元甲先生(越南民主共和国付总理兼国防部长和武装力量总司令)、越南南方(革命)共和国家元首阮友寿先生和政府首脑黄晋发先生，不断地对当时是柬埔寨国家元首的诺罗敦·西哈努克申明、重申、甚至写信：他们社会主义的越南、他们革命的越南、他们“反殖、反帝、反对好战的”越南，“无论在现在还是在将来，甚至永远”都承担严格地和始终不渝地尊重“兄弟”的柬埔寨的独立、主权、中立和领土完整的神圣义务。

但是，就在一九七五年四月最后战胜帝国主义、两个越南(北方和南方)重新统一之后不久，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就无情地决定开始进行一项十分特殊的“行动”。这一“行动”的最高目的完全是为了吞并“小小的”柬埔寨，犹如饿虎扑食。

( 民主柬埔寨 )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从来就是贪得无厌的。除同苏联关系紧密的国家和苏联以外，全世界各国的一切报纸、电视台和电台多次强调指出，自从一九七五年四月底取得胜利以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是那样绝望地日益陷入苦难的深渊：毫无复兴可能的财政经济的崩溃；农业几乎完全破产，尽管（在法国殖民主义时期）南方的农业曾十分繁荣；工业化计划失调，管理混乱不堪；政权至少可以说是越来越腐化。

在这种情况下，在经济上飞速发展的民主柬埔寨，却有着得到越来越完整而充分灌溉的广阔稻田，种着果树、玉米、甘蔗、各种蔬菜和其他攀藤植物的一望无际的田野，不用说还有地下资沉和协调发展工业。这样一个柬埔寨只能引起我们这个大邻邦的垂涎，从古到今的历代越南政权所“高度尊重”的它数世纪的传统导致对柬埔寨进行“牟取暴利”的殖民统治。

我刚才所谈到的关于越南的情况，并不是对这个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而是我有责任必须使大家更好地了解我们祖国为什么从公元十五世纪以来一直受到越南的侵略和其它武装袭击的原因。

从十五世纪直到二十世纪初，越南尽管遭到柬埔寨军民顽强和不屈不挠的抵抗，但是它还是侵吞了足足半个柬埔寨，这一半柬埔寨的土地那时就成了今天人们所称的越南南方。

在这七十年代，大家谈的是尊重联合国宪章和不结盟的公正原则，可是却发生了不能容许的事情。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不仅是联合国组织的成员，而且又是不结盟国家“家庭”的享有全权的成员，它却横行无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通过多种形式的结盟，事实上的军事结盟，特别是同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苏联的结盟而受到了极大的鼓励，并且得到除了罗马尼亚以外的华沙条约成员国所给予的全面的和无条件的支持。因此，保持所谓时机一到就肆无忌惮地侵吞弱小邻国的“良好”传统的越南，而且还必须说，由于多年来所怀有的贪欲，竟然使用它的希特勒式的军队的全部力量，不顾一切地来征服柬埔寨。

(民主柬埔寨)

由先出动的大批各种型号的飞机，包括米格-21和一些米格-23作掩护，两侧配备着由现代化的重炮支持的十二个师的步兵，大量装甲车（坦克和装甲车）形成了势不可当的攻势。这一攻势是德国式的真正“闪电战”，它令人惊讶地使人回想起了希特勒军队的汹涌入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许多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和波兰就是这一入侵的受害者。

这一切表明，这个大邻国目前征服我的可怜的小国是多么的残暴无耻。这个大邻国的优势，由于得到现代世界最强的两个军事大国之一的配备齐全的大量军事装备而加倍扩大了。

现在请允许我来讲讲所谓的“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和它的所谓的“政府”。

河内政府、报纸和电台情不自禁地到处宣称说这个阵线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日成立并开始存在的。我重复一遍：“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日”。

然而，由所谓的“柬埔寨救国阵线”向我们发动的“古德里安”和“隆梅尔”式的可怕的“闪电战”却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始的。我重复一遍：“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即便是小学里普通的学生也不会相信，在这仅仅二十二天的极为短暂的时期内，这个极小的微不足道的所谓“柬埔寨阵线”能招募、装备、训练和建成一支“不可一世的”多样化的军队，并且这支军队还能使用需要熟练掌握电子和导弹技术水平的武器，更不用说还要掌握只有以前参加过多次战斗的那些部队才可能具备的“特种技术”。

面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厚颜无耻的宣称，说什么目前在柬埔寨进行的战争只是一场内战，与越南毫无牵连，柬埔寨人民通过我谨在此断然肯定，这场战争纯粹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小小的柬埔寨单方面地、专横地和非正义地发动的一场侵略、吞并、殖民主义的和地区霸权主义的战争。

所谓的“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及其“政府”实际上只不过是越南社会主



(民主柬埔寨)

义共和国用以向外界掩盖其反对柬埔寨的罪恶的和令人厌恶的勾当的一层一文不值的烟幕而已。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蔑视其他主权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向他们散布如此明显的甚至连小孩都不会相信的谎言。

有些国家急不可待地“从法律上承认”越南人的可悲傀儡韩桑林“政府”，从而暴露了自己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在目前扼杀独立、主权、中立和不结盟的柬埔寨的勾当中的亲密同谋。

热爱正义、自由和道德与政治上正直的国家和新闻宣传工具这几天明确地揭露了越南的极其毒辣的手段，要求全世界对越南施加压力，迫使它立即放弃它所进行的罪恶勾当，从而能按照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文字使民主柬埔寨和柬埔寨人民恢复自己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如果万一存在柬埔寨人之间的某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现在和将来都应该只能由我们柬埔寨人来解决，而不要第三国的任何干涉。

请允许我向你们介绍一下热爱正义、独立和和平的一些国家的政府声明的内容，这些声明表明：一所谓“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及其“政府”不过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傀儡；二民主柬埔寨完全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一手策划的侵略的受害者；三越南的罪恶行径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大家应当进行一切努力来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其全部军队和其他人员。

美国安德鲁·扬大使先生阁下说：“仅仅因为另一股力量挤进来，于是就硬说原来的政府已经不存在了，就容许把这个政府的职能一笔勾销，这对我们将是最大的讽刺。如果我是苏联和越南，我就决不会认为这个政府已不复存在，因为它们似乎对这个政府并非无知，而是了解得很清楚。”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霍丁·卡特先生说：“是的，由于入侵柬埔寨，越南是犯有侵略之罪的。他们（越南人）侵犯了柬埔寨的领土完整。我们明确要求的是消除外国干涉。”

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先生阁下说：“日本政府要求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

(民主柬埔寨)

科威特付首相兼外交大臣萨巴赫·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阁下说：“我们告诉苏联大使说，我们反对对一个国主权和自由的任何侵犯。我们认为联合国每一个会员国在必要时都有权要求安理会召开会议。我们支持柬埔寨的要求。它受到侵略的问题需要在安理会进行讨论。这一侵略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威胁。”

瑞典外交大臣汉斯·布利克斯阁下说：“外国对柬埔寨的干涉是对所有小国利益的威胁。瑞典政府反对外国对柬埔寨的军事干涉，认为这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

哥伦比亚外交部长达戈·乌里维·巴尔加斯阁下说：“对和平的任何威胁，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威胁，都是引起各国人民不安的事件。我认为，联合国应该立即采取行动。”

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阁下说：“越南的侵略有使这一场战争严重加剧的危险，从而成为对所有居住在这一地区的人会产生严重后果的地区性冲突。越南已同苏联签订包括安全条款的协定这一事实，将导致东方集团参予东南亚的政治。”

罗马尼亚共产党机关报《火花报》说，罗马尼亚谴责“（越南）支持一些人起来反对本国领导。没有理由能够证明干涉和干予另一国事务是有道理的，不管这些干涉和干予采取什么形式”。

南斯拉夫国家电台评论员切多米尔·武奇科维奇说：“每一国人民，包括柬埔寨人民，都有权决定他们要建立什么制度。至于这个制度是不是使外部的人满意或者不满意，那是另一个问题。”

现在，我要向你们扼要地介绍一下我的国家，民主柬埔寨目前的情况：

一、敌人越南占领了我们首都金边、我们大部分城市和部分农村。

三、民主柬埔寨——柬埔寨的唯一的合法国家的政府和军队，在未被侵占的领土上分别管理和保卫我们的国家。未被侵占的领土包括柬埔寨和泰国边界附近的一些城市和我国的一部分领土。

民主柬埔寨的领导人都仍在我们国内。

我们政府的所在地在我国的一个山区。

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人民正在并将继续为反对越南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入侵者而作殊死的斗争。

我们决不会投降，我们可能丢掉一切，但我们永远不会丧失我们的民族尊严。

在我结束讲话之前，请允许我向非常敌视我们代表团的苏联代表团团长阁下指出，一个国家的合法政府在一个极其优越地武装起来的强大敌国面前，决定放弃一场军事战役，并暂时让敌人控制了个国家的首都，这决不意味着这个合法政府因而就成为不合法了，而应当让一个完全由外国占领者炮制的傀儡政权在联合国取代它。在一九四〇年，象征着真正的法国的戴高乐将军，在暂时失掉法国首都巴黎，有利于希特勒入侵者的情况下，不得不退却到伦敦。

苏联大使刚才发表的支持由越南征服者豢养的柬埔寨卖国贼的讲话似乎表明，他比柬埔寨人自己更爱柬埔寨，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

在回答这个令人惊奇的论调时，不由得使我想起苏联有过同柬埔寨卖国贼一起呆在金边的坏习惯。在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五年间，苏联大使馆不是声援正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朗诺卖国集团的柬埔寨爱国者，而是热衷于同反动的、法西斯的战争罪犯朗诺分子进行勾结和合作。对捷克斯洛伐克也是如此。捷克斯洛伐克现政权曾真心诚意地同意俄国坦克在一九六八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爱国者进行屠杀。

我在这里不再多谈。

我向你们表示深切的感谢和信任，我们坚定地希望，在你们未来的决议中，为了正义和世界和平，你们能够：

第一，谴责由于毫无理由地侵略、入侵民主柬埔寨，并将其殖民化而犯下罪行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二，使人们拒绝从法律上、甚至事实上承认柬埔寨的所谓新“国家”；第三，要求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立即停止它的侵略，并全部、无条件地和立即从柬埔寨领土上撤出它的一切军队、所有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第四，要求联合国的所有专门机构和其他同联合国有关国际机构以及全世界各国政府停止和拒绝给

(民主柬埔寨)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及其傀儡一切财政、经济、军事和物质等援助，以促使越南放弃对柬埔寨制造灾难，放弃对东南亚其他国家、对亚洲和世界的稳定与和平进行威胁；第五，在越南继续如此非正义地侵略和欺凌柬埔寨的情况下，再次召开安理会，以便采取新的相应措施来促使越南按照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条款尊重柬埔寨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与和平。

我衷心感谢安理会对我的关切。

陈楚先生（中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向您出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热烈欢迎孟加拉、挪威、葡萄牙、赞比亚各国尊敬的代表参加安理会的工作，并且相信各位代表将为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宗旨和原则，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中国代表团真诚地希望主席先生和各位代表为实现这一崇高目标而积极合作，共同奋斗。

我在这里还愿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非常热烈地欢迎由西哈努克亲王亲自率领民主柬埔寨政府高级代表团前来出席安理会的辩论。西哈努克亲王是国际知名的杰出政治家、伟大的爱国者，他为柬埔寨的民族解放事业和不结盟运动都曾作出十分重大的贡献。我们高度赞赏西哈努克亲王的高贵的爱国主义和他为正义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刚才，西哈努克亲王的发言，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和感人至深的语言，无比清晰地阐明了一个忠于不结盟的小国、弱国民主柬埔寨，如何遭到在苏联大力支持下的越南的野蛮侵略的铁的事实，并且向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崇高职责的安理会，并且通过安理会向世界人民发出紧急呼吁，提出了立即制止越南妄图吞并柬埔寨的一系列正义要求和主张。我们完全支持西哈努克亲王的发言及其正义呼声的要求。

现在全世界都清楚，事实的真相是：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起，越南当局出动了十几个师达十几万人之多的正规部队，在大批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从几个不同方向再次向民主柬埔寨发动大规模进攻。目前，越南军队已经深入柬埔寨境内一百多公里，并且占领了柬埔寨的大片领土和首都金边，局势极为严重。越军所到之处烧杀戮掠，苏制飞机狂轰滥炸，柬埔寨大片国土正横遭蹂躏，许多无辜居民被侵略者杀害。

越南当局悍然对弱小邻国进行赤裸裸的军事侵略，践踏了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破坏了联合国宪章。全世界人民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对此都十分忿慨。中国政府强烈谴责越南当局的侵略罪行，支持民主柬埔寨政府关于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的正当要求，并且在此重申：中国政府坚决支持柬埔寨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

( 中国 )

权和领土完整、抗击越南侵略者的正义斗争。

越南当局硬要把它对柬埔寨的赤裸裸侵略，说成是什么柬埔寨的“内战”和所谓“人民起义”，这究竟能够愚弄谁人呢？谁都知道，所谓“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不过是河内利用柬裔越南公民拼凑成的一个御用机关和橡皮图章，目的是为其侵略柬埔寨制造“合法”借口，并为炮制一个傀儡政权准备舆论，所谓“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也就这样粉墨登场了。这完全是希特勒用过的故伎，不同的只是比希特勒更加露骨和无耻而已。越南当局的手法实在愚蠢得惊人。试问才成立几周的一个傀儡组织怎么可能拥有十几个师的正规兵力向柬埔寨到处发动进攻？甚至还拥有大批大炮、坦克、飞机投入战争？越南当局竟然在这里贩卖这样愚蠢的谎言，这是对联合国组织及联合国会员国的莫大嘲弄和侮辱。

越南当局发动侵略柬埔寨的战争蓄谋已久。吞并柬埔寨是建立由越南武力控制的名为“印度支那联邦”的殖民帝国、进而向东南亚扩张其势力范围这一战略的重要步骤。抗美援朝一结束，越南当局立即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它用五万大军和成千上万的大小顾问全面控制了老挝，又加紧颠覆柬埔寨，公开发动侵略战争，手段极其卑劣蛮横。柬埔寨军民是浴血奋战多年才取得捍卫民族独立的胜利，然而，和平生活不过一年多，就又被越南侵略者投入新的民族自卫战争的血海之中。越南侵略柬埔寨的图谋虽然一再受挫，但它称霸东南亚的野心不死。它在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结成军事同盟，得到苏联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全力支持，并与苏联合谋策划之后，终于再次对柬埔寨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侵略战争，妄想一口吞下柬埔寨，威临东南亚，实现地区霸权的迷梦。越南早已是亚洲的古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亚洲的代理人，它已经成了对东南亚各国进行干涉、颠覆、推行强权政治、制造动乱、乃至发动战争的祸根。越、苏勾结，如此猖狂侵略柬埔寨，这对东南亚、亚洲以及全世界人民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听任越南和苏联吞并柬埔寨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计划得逞，就将使苏联霸权主义的太平洋战略部

(中国)

署与印度洋战略部署联成一气，世界上这一地区将无和平与安全可言。 中国政府 和人民，亚洲、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对于越南当局的强盗行径及由此引起的严重 局势，理所当然不能加以容忍。 因此，制止越南的侵略，支援柬埔寨人民的斗争， 挽救东南亚的和平，乃是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义不容辞的职责。

这里还要着重指出的是，苏联是越南侵柬战争的策划者与支持者。 如前所述， 越南早已成为苏联霸权主义的代理人、亚洲的古巴。 但是它比古巴扮演着更为危 险的角色。 近年来，苏联利用越南当局的扩张野心，加紧向越南渗透，并已从政 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控制了越南。 特别是从一九七七年下半年以来， 苏联的大批军用物资、飞机、坦克、大炮、舰艇大批运入越南，苏联在越南的军事 人员急剧增加，苏联的海军舰艇频繁出入越南港口，金兰湾、岷港已经成为苏联的 海军的基地。 为了使苏、越军事勾结条约化，同时也是为了威胁亚、太国家，一 九七八年十一月，苏、越缔结了所谓“友好合作条约”，实际上结成了军事同盟。 正是由于苏联的唆使和支持，越南才敢于如此疯狂、露骨和肆无忌惮的侵略柬埔寨。 与此同时，越南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各省也频繁挑起流血冲突，煽动战争歇斯底里， 威胁我国南部边界的安全。

目前的现实情况是，苏联大霸权主义同小霸权主义之间互相勾结，狼狈为奸。 越南仗恃苏联的支持，妄图实现它在东南亚称霸的野心。 苏联则把越南当作它在 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基地”，企图进而控制西太平洋及印度洋的海上通道， 把两洋战略部署联成一体，为夺取西亚、中东石油资源与战略要地准备条件。 因 此，越南的扩张侵略活动，绝不是偶然的、局部的或孤立的事件，而是苏联推进其 全球霸权主义战略的重要步骤。

鉴于柬埔寨形势的紧急性，中国政府主张，安理会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 谴 责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行为； 要求越南当局必须立即停止侵略柬埔寨的行动，并 从柬埔寨撤出它的全部侵略军和一切军事设施； 谴责和制止苏联支持、怂恿越南

(中国)

侵略柬埔寨的罪恶行径；必须要求联合国各专门机构从政治上、物质上给被侵略一方以大力支持；同时，安理会还必须采取迅速、有效的具体措施，以保证上述目标的实现。

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安理会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面对着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对一个联合国成员国民主柬埔寨的赤裸裸的野蛮侵略行径，安理会能否采取有效措施，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是对安理会的一个严重挑战和考验，也是对联合国的前途的一个严重考验。我们相信，绝大多数成员国都能不辜负世界人民的期待，为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反对侵略，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而进行坚决斗争。

根据上述精神，中国代表团已草拟了一项决议草案，并要求秘书处先将草案的英文本向各安理会成员国作为安理会正式文件予以散发。

草案的序言部分是不言自明的。草案执行部分第一段，首先强调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民主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受到严格尊重。我们相信这样的内容是不应该有任何争议的。执行部分第二段，强烈谴责越南对民主柬埔寨的武装侵略和入侵行动。我们认为，鉴于越南对民主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的赤裸裸的武装侵略是国际公认的铁的事实，对这样的粗暴践踏联合国宪章，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侵略的行径，理应给予强烈谴责，否则将意味着对于明目张胆的侵略者的纵容。

执行部分第三段，表示了对民主柬埔寨反击侵略者的正义斗争的赞扬。执行部分第四段，责成越南立即停止对柬埔寨的武装侵略，并立即从柬埔寨领土上撤出越南的一切入侵军队和军事设施。我们认为，这是安理会为了制止侵略所起码应该采取的具体措施，而绝不能容许越南继续对柬埔寨侵略，更不能容许越南和苏联采取拖延战术，来巩固和扩大它们对柬埔寨领土的占领。执行部分第五段，要求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停止对越南的一切援助，以免被它用来加强其侵略。第六段，



(中国)

宣布如越南当局拒不执行上述决定，安理会理应再次开会，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有效措施。第七段和第八段分别敦请秘书长就本决议执行情况尽早向安理会提出报告，并决定安理会应继续处理这一问题。

我们认为，上述草案的内容是合情合理的，是完全正当的。希望安理会成员国给予认真考虑和积极支持。

主席：谢谢中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我征得安理会的同意，现在请越南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何文楼先生（越南）：主席先生，你所代表的牙买加同我国有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正不断地加强和发展。我对牙买加怀着崇高敬意，愿向你出任安理会主席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也愿向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表示诚挚的感激。

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安全理事会拒绝听取目前统治整个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并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承认的新革命政权的发言。这项特权却给了一个已经垮台的政权，也就是波尔布特—英萨利政权的所谓代表。我们愿提请安全理事会和出席这次会议的秘书长注意到这种举动的严重性，这种举动违反了《宪章》的原则，特别是《宪章》第二条第七项，因为它抑制人民行使自决的权利，也违反了大会关于联合国承认一个会员国代表权的第 396(V)号决议。此外，安全理事会既不听取柬埔寨人民的真正合法代表的意见，我们不知道它怎能对柬埔寨目前的局势作一个公正的评价。

我奉我国政府的指示，今天很荣幸地在安全理事会面前向安理会提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对这件事的看法。

为了清楚地认识柬埔寨问题，应该适当地在两场战争之间划清界线：一场是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对越南发动的边界战争，越南人民被迫应战；另一场是柬埔寨人民反抗北京反动统治集团手中的工具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独裁统治的革命

(越南)

战争。

首先，关于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边界战争，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很早就发动，就在一九七五年金边解放后立刻就发动。越南面对这场强加在它头上的战争，清楚地显示了军事上的自制；全世界都见到越南不懈地努力以和平谈判来终止冲突。

在一九七六年和一九七七年期间，我们屡次建议同柬埔寨当局谈判，但柬埔寨当局一直断然拒绝。当时在金边的那个集团甚至变本加厉地进行这场边界战争，接着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单方面宣布与越南断绝外交关系。尽管如此，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仍真诚地努力避免断绝外交关系，在一九七八年二月五日的声明中提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三点建议，以求和平解决冲突；这个建议于一九七八年四月十日再次提出，一九七八年六月六日又提出。但遗憾的是，这个建议一直受到柬埔寨顽固地拒绝。

在这段期间，越南一方在许多国际机构中都显示了同样的自制，并继续提出以和平谈判解决冲突的建议。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驻联合国代办范扬同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会谈，想办法决定安全理事会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对一九七八年二月五日越南提出的三点建议作出积极的反应。秘书长答复我们的代表说，他认为安全理事会很难就此种决定达成一致协议。当时据我们的了解，秘书长的想法是担心中国会反对——事实已证明这个了解是正确的。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再次反对由安全理事会来审议柬埔寨问题。

一九七八年七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外交部长会议上，越南建议呼吁以谈判来解决柬埔寨和越南之间的冲突。接着，经柬埔寨一方表示反对，担任会议主席的南斯拉夫代表和担任不结盟运动主席的斯里兰卡代表请越南撤回建议。

一些同越南和柬埔寨都保持关系的国家时常表示愿意帮助双方以谈判方式来解决冲突，但柬埔寨方面一直提出不合理的条件，作为拒绝的理由。在这段期间，

(越南)

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努力加强对越南的战争。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把柬埔寨陆军当时拥有的 23 个师中的 19 个师集结在越南和柬埔寨的边界。它鼓动对越南人民的种族仇恨，毫不放松地设法达到它侵占越南南方许多地区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在国内向柬埔寨人散布无稽之谈说，越南穷于应付种种困难，已经精疲力尽，国内有着无法克服的分歧，因此柬埔寨打败了美国人后，在八亿中国人的支持下，必定可以征服越南。

过去四年来的事态极为清楚地显示出，越南在军事上表现了自制，并不断努力谋求和平谈判，而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却要把它对越南的战争进行到底。我们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会这么作呢？

事实上这个问题起沉于北京当局的策略，北京当局正以东南亚大国自居，努力实现他们的扩张主义和霸权的目的。这个政策的目的是要控制整个东方海域，使印度支那的三个国家自相残杀，同时利用中国国民和其他亲中国的力量，来干预东南亚国家的内政。

一个独立而掌握自己命运的越南却似乎是北京这个政策的最大障碍。这就是为什么北京当局要军事占领越南的南沙群岛并且利用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来对越南发动一场边界战争。北京当局逼迫越南的华人在我国内部制造骚乱，又以同样方式努力沿着越南和中国的海陆界线，制造并维持一种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紧张状态。趁着越南一再遭受重大的自然灾害时，北京当局决定停止一切经济援助，迫使越南屈服。

极为明显的是，北京当局所有这些行动都是按照一个议定的政策配合起来的，这个政策的目的是要削弱越南，使它服从中国的政策。最近，在波尔布特—英萨利政权垮台前几天内，中国军队沿着中越边界大量集结，这进一步证明他们打算对越南公然进行侵略。我们曾警告北京领导人说，这种行为将造成严重的后果。

(越南)

越南象任何其他有自尊心的国家一样，不能接受这种侵害它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危害东南亚和平与稳定的敌意行动。

就象处于同样情况下的任何其他国家一样，越南决心行使《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所承认的合法自卫权利，以保卫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维护越南人民和柬埔寨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越南决心击退侵略，惩罚侵略者，镇压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部队，使越南的敌人不能再进行他们的侵略活动。

这是各国人民面临侵略时奋起自卫的神圣权利。从前的金边当局诬赖越南侵略柬埔寨，诬告建立印支联邦，这些话实际上都是为了掩饰他们对越南人民、老挝人民和柬埔寨自己的人民所犯下的罪行。

现在我要谈到柬埔寨人民反抗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的革命战争。

柬埔寨人民是英勇不屈的人民，他们数十年来抵抗新老殖民主义，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柬埔寨人民在完全解放后，本来可以一面享受和平与繁荣，一面医治战争的创伤，开始进行国家的重建工作。

但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剥夺了柬埔寨人民的一切权利，推行不人道的政策，使英勇的人民沦为奴隶，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庞大的集中营。

城市的居民被驱赶一空。全国人民被当作敌人来看待。他们被迫改名换姓办理登记；分成种类。一切传统关系都被切断：他们被迫重新婚娶，使家庭关系、婚姻关系都破碎了。一切自由和基本权利都受压制。再也没有市场，再也没有货币。十四、五岁的年青人都必须入伍，被训练成职业凶手。妇女和小孩被杀害。强迫劳动变成例行公事。饥荒、贫困、缺乏医药和医护的现象都很普遍。

柬埔寨社会变成世上独有史无前例的一种社会。它变成了人间地狱。

(越南)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斗争；压迫愈残暴，反抗压迫的斗争就愈激烈。这就是为什么反抗波尔布特—英萨利丑恶政权的柬埔寨人民的大规模起义实际上是无可避免的——特别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继承了古老的吴哥文明的传统，在面临压迫和暴力时，强烈的爱国主义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加强了这个传统的力量。因此，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日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的宣言说：

“波尔布特—英萨利叛徒把柬埔寨变成了一个血泪之国。面对着他们野蛮行为的情况，鉴于他们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叛逆政策，革命和真正爱国的力量充满了沸腾的仇恨，同全国人民一起，全体一致站起来，同卖国贼进行坚决的斗争，使柬埔寨及其人民免遭奴役和毁灭。”

对柬埔寨人民来说，过去在地狱般的波尔布特—英萨利政权统治下的四年，也是同这个令人憎恶痛恨的政权继续坚决斗争的漫长的四年——这的确是英勇甚至是壮烈的斗争。这是在每一个阵线上进行的一场斗争，包括全面怠工的经济措施，各处的逃兵，单独的、自发的、主要是防卫性的战斗，以及整团、整个地区、国内整个区域的起义，最后导致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的建立。

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成立后，宣布了内政和外交政策，使柬埔寨人民和全世界一切进步人民都感到欢欣。对柬埔寨国内，决意废除波尔布特—英萨利政权的一切不人道政策，另设一个民主的政权来保存并发展过去吴哥文明的传统。对外，爱好和平、独立、民主的柬埔寨，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决不结盟，积极致力于世界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东南亚和平安定的共同斗争。

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柬埔寨的革命人民部队在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的领导下，推翻了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彻底控制了柬埔寨的领土。在事实上和法律上，从前的所谓民主柬埔寨政府已不存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成立了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成为柬埔寨的唯一合法政府。到现在为止，柬埔寨人民革命委

(越南)

员会已得到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阿富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古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埃塞俄比亚的正式承认。

以上所说的是过去四年柬埔寨人民进行斗争反抗波尔布特—英萨利政权直到柬埔寨完全解放为止的历史概况，其中显示出下列几个要点：

第一，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的成立是柬埔寨全国人民大规模起义的必然发展。团结阵线的方案符合柬埔寨人民的热切愿望；这就是为什么它获得了柬埔寨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

第二，波尔布特—英萨利政权的垮台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柬埔寨全国人民，包括它自己的军队和它自己行政机构中的公务人员，都憎恶这个政权，也因为这个整个政权受到全世界的谴责。不妨指出的是，波尔布特—英萨利政权的垮台同时也意味着利用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作为推行这种政策的工具的中国统治集团的霸权政策已大大破产。

第三，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日的政治方案是完全符合不结盟国家运动和《联合国宪章》的。实际上，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发表的外交政策声明中，清楚地表示团结阵线：

“尊重联合国并愿意尊重柬埔寨以往的一切承诺，但以不违反柬埔寨人民的基本民族权利，且不违反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的独立、和平、友好和不结盟政策为限”。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尊重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等原则的基础上，支持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

印度支那现在正展开一个新纪元。严重威胁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波尔布特—英萨利政权已被消灭。胜利的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已组成了新的政府，

(越南)

并主张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柬埔寨，实行和平、友好、不结盟、与各邻国友好合作的外交政策。这应该是有利于东南亚和平与安定的一个新因素。

就我们来说，越南人民清楚地认识到，就象它过去进行的斗争一样，目前保卫国家利益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依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为争取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合作而共同进行的斗争的一部分。

就象在过去一样，我国政府继续推行独立、自主、和平、友好、团结和国际合作的外交政策。

由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数不清的侵略行为，许多年来，东南亚一直动荡不安，越南已准备同这个地区的国家发展新的关系，展开历史的新页。就象过去的作法一样，将来越南要利用条约和其他正式协定，继续同这个地区的国家共同保证严格地相互尊重独立与主权，消除战争和冲突，不干涉别国内政，用和平谈判解决纠纷，并发展各国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

我们很高兴看到我国和东南亚国家日益发展睦邻、友好和合作的关系。越南领导人最近到这个地区其他国家去进行友好访问，就是这方面很清楚的证明。我国总理和东南亚各国政府首脑所发表的各项联合声明，都是本着一种合作、了解和互信的精神，表示“希望东南亚成为一个和平、独立、自由和中立的稳定繁荣地区”，因为这是符合本地区每一个国家的利益，也有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已承认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为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唯一真正的合法代表。我国政府拒绝承认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有任何代表权，因为它已遭到柬埔寨人民的痛恨与唾弃。我们断然责斥中国代表和诺罗敦·西哈努克先生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和越南人民的一切诬陷和毁谤。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将与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展开直接谈判，以解决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所挑起的柬越边界战争的后果。越南将在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以及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加强两国人民友

(越南)

好、合作和互助的关系。

最后，根据柬埔寨人民共和国主席韩桑林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电报中所作的声明：

“ . . . 如果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听取波尔布特集团代表的发言，换言之，听取一个已不存在的政府的代表发言，就是公然干涉柬埔寨人民的内部事务，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 S/13013，附件二 )，

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按照《宪章》里规定的保卫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务作出决定，并希望它不辜负国际社会对它的信赖。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首先，苏联代表团要指出，安全理事会正处于一种奇怪的情况，同它在联合国系统所负的重要任务和职责背道而驰。其实，我们现在正唆使安全理事会干涉身为联合国成员国的柬埔寨的内政。安全理事会决定审议已被柬埔寨人民推翻的波尔布特——英萨利政权的来电，在我们看来，这不能不说是干涉内政。

有人似乎要借此使世界舆论不再注意这个集团对它本国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和它侵略邻国，从而破坏那个地区的稳定和国际安全的行为。但是，这样做法却掩盖不了事情的真相，我们也不允许他们用这样做法来歪曲事情的真相。

我们十分注意地听取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何文楼大使的发言，其中提到许多确凿的事实，说明柬埔寨国内和这整个亚洲地区已经实际发生并且继续在发生的事情。至于我们，我们要补充下面几点。

人人都知道，多年以来，柬埔寨人民为本国自由、独立而进行斗争，作出了莫大的牺牲。一九七七年春天，柬埔寨人民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打开国家复元和奠定和平生活的道路。可是，好景不常，柬埔寨人民没能享受到胜利的果实。有一小撮人，在外人支持下，篡夺了柬埔寨的政权，并故意把这个国家孤立起来，不让全世界知道他们在这个国家里树立起来的恐怖政权，并按照臭名昭彰的文化大革命的作法，把柬埔寨变成一个血腥的实验所，来进行野蛮的实验。

有一段时期，这个反人民的统治集团居然骗过了世界舆论，还大言不惭地把自己说成一个民主的、甚至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不过，它的秘密罪行结果还是被揭发。柬埔寨统治者所作所为，现在已是人人皆晓，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简直难以置信。全世界都为之震怒，并在老百姓和各党各派的领袖的心中激起义愤。波尔布特的罪恶集团对柬埔寨人民公开推行灭种的政策已有三年之久，谁还能够无动于衷呢？柬埔寨人口八百万，据西方报刊和其他方面报导的统计数字，统治者已杀害了两三百万人。国际惯常用来形容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字眼都不足以描写这种滔天大罪。总而言之，波尔布特政权按部就班有计划地残杀柬埔寨人，杀害个别的人，

(苏联)

杀害全家，杀害全村，连病人、老人和小孩都不能幸免，其目的就是要消灭所有的知识份子，也就是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包括教师和医生，把青年人变成残杀同胞的刽子手，在这种情况下，还谈得上什么人权呢？

柬埔寨在以前政府统治下的悲惨景象，还不只是本国人民被大规模屠杀。幸存者注定的命运也是一样悲惨。必须指出的是，例如把大批人口从城市移到农村；正如《华尔街日报》描写的，他们走上了“死路”。《华尔街日报》还指出，柬埔寨人口完全停止增长；三岁以上的儿童几乎没有，因为产妇处于半饥饿状况，大多数刚生下来的儿童缺乏母奶，出生不到几天就夭折。总的说来，就象《时代》周刊所报导，柬埔寨已沦为原始社会。处处都靠徒手劳动；钱币不准通用；既没有邮政，也没有电话；完全没有书籍；没有教育制度，宗教也被禁止。这篇报导的结论是：恐怖的黑夜和黑暗时代已降临到柬埔寨。

难怪在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时，大家普遍谈论着金边当局的暴行。关于这一点让我引述加拿大外长贾米森先生的话，他把柬埔寨的局势描述为“悲惨的例子”。他说，柬埔寨当局

“有计划地侵害……公民的人权，并继续进行压迫和残杀”。( A/33/PV. 9, 英文本第 66 页 )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美国卡特总统在白宫发布声明说：

“美国不能推卸指责柬埔寨政府的责任。成千上万的柬埔寨难民谴责他们政府推行灭种政策，杀害几十万的居民。我们支持国际抗议这个不人道政权的政策。”

我们也非常熟悉美国其他领导人物，特别是麦戈文参议员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声明，他说，柬埔寨发生的事情是明目张胆地绝灭种族。各项声明不论性质或目的有什么不同，但它们都同意一点：波尔布特集团是有组织地，有计划地推行大规模屠杀、专横恐怖、无法无天的政策。

我们刚刚听见有人说，大火烧着罗马城。如果说真有大火烧着罗马城，就是在波尔布特政权杀害几十万人民、摧毁城镇、破坏柬埔寨人民悠久文化的时候发生的。现在柬埔寨人民掌握了权力，国内的局势逐渐恢复正常，逐渐开辟出和平生活的远景，那么，现在在大叫大喊的人到底有什么目的？他们难道又想把柬埔寨人民推落深坑，让波尔布特集团推行其灭种政策吗？以前的政权，如果没有外人帮忙，显然不会对它本国人民采取灭种的手段。问题是：这个政权不过是操于外国势力手中的一个傀儡政权，而这些势力正在印度支那甚至整个亚洲推行霸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政策。柬埔寨人民正是这种政策的受害者。柬埔寨反人民政权就是这种政策的工具，除了在国内犯罪累累以外，还不顾一切地对外采用冒险主义的手段，开始加剧东南亚的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直接的威胁。

波尔布特集团对外政策的基本要点是：对邻国提出领土的要求，特别是对整个湄公河三角洲的要求，在这些国家里煽动反政府行动，对它们挑起边界事件，最后直接发动侵略。这种政策的实际后果是众所周知的，同柬埔寨接壤的国家尤其是知道得十分清楚。

一九七八年一月，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印发的文件明白的说明，波尔布特政权听从外人的教唆，成立以后就对越南采取敌视的态度和冒险主义的侵略政策。

在我刚刚提到的文件里，我们要提醒安理会注意下列几点事实。一九七五年五月四日，波尔布特的军队进攻越南的富国岛；一九七五年五月八日，他们侵入从河仙到西宁若干地区的越南领土；一九七五年五月十日，波尔布特集团的军队占领越南的托古(Thogu)岛；后来几年，波尔布特政权沿着边界不断对越南领土完整和主权进行有计划的、变本加厉的、规模越来越大的侵犯。它的军队对人口密集的地区、村庄、省会新设的经济中心、学校、医院、庙宇、教堂等发动攻击。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已强调指出，从一九七五年五月初，柬埔寨军队对越南的领土进行了几千次的攻击、造成成千上万的越南人死伤，绑架了几百人，毁坏许多房屋和许多生产工具，使当地居民遭受莫大的损害。

(苏联)

越南屡次建议用和平、正义、公平的方式来调整两国之间的关系,但是金边集团都一一拒绝,并从一九七七年四月起断绝了本来通过解决边界问题联络委员会同越南进行的一切联系。从此以后,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还进一步加紧它对越南边界各省的军事挑衅、使战争活动逐步升级。特别是,以前的金边政权进行了几十次大规模攻击,炮轰越南几省的腹地。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一日,波尔布特的第二师第十二团和第十四团越过边界,向南方和东北方开入安江省。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四日,大批金边军队开入 Lokha 市附近的越南领土,与当地越南人民军的部队发生冲突。一月十七日,波尔布特的一支主力军,兵力计有几个营,开入建江和隆安两省的越南领土。金边集团听从外人的教唆,于一九七八年内把它在柬越边界和越南境内的军事挑衅逐步升级,实际上沿着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整个西南边界发动侵略战争。

波尔布特反人民集团对太国提出领土要求,同时也制造事件,并企图公然干涉那个主权国家的内政。波尔布特政府的军队屡次侵入太国领土。关于以前柬埔寨当局的挑衅事件,联合国曾应太国政府的要求,分发了一些适当的文件,并印发了太国外交部一九七七年二月的白皮书及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和八月四日的文件。但是,一九七八年九月,波尔布特政权又在曼谷以东250公里的亚兰边防站一带发动武装挑衅。波尔布特政权的军队在沿着边界的公路上,伏击一个运输队,杀害几名太国军事人员和爱好和平的平民。《曼谷邮报》报导说,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同一地区发生一次类似的军事行动,太国边境一个乡村有16个爱好和平的平民惨遭杀害。

波尔布特集团实施空前的专横恐怖和野蛮镇压,又采取对外冒险政策,当然引起柬埔寨人民和所有爱国份子的反抗。

柬埔寨的爱国力量克服了恐怖和镇压,并开始进行武装斗争,逐步加强他们的打击力量和团结力量,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日,成立了救国民族团结阵线。因为人民的怒气冲天,波尔布特集团在一个月之内就被击溃推翻,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的势

(苏联)

力在全国建立起来。这个阵线真正表达出柬埔寨人民的利益，本身团结了柬埔寨所有的爱国份子。

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在金边宣布成立，执行柬埔寨政府的职务。救国民族团结阵线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日的声明以及团结阵线中央委员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和一九七九年一月五日的声明，都明确载述了团结阵线政策的宗旨。这几篇声明说，团结阵线的任务是进行斗争，使柬埔寨人民免于摧毁，建立一个爱好和平、独立、民主和不结盟的柬埔寨，努力加强东南亚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团结阵线强调决意推行独立、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立即停止对邻国进行可能引起民族敌视的一切挑衅、武装冲突和边境战争的行为。这项声明还强调说，团结阵线要同越南、老挝、泰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恢复友好关系；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各民族解放运动加强友好关系；并愿意同所有国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

我所说的一切都表明，柬埔寨人民克服了非人类所能忍受的痛苦和困难，终于结束了罪恶的波尔布特政团，依靠自己的努力解决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柬埔寨事态的这一转变正合所有真正爱好和平、自由、独立的人民的心愿。至于那些为自己扩张目的而利用波尔布特罪恶集团的人眼看自己的计划垮了，就忍不住大发脾气，这种仇视的态度是完全可以了解的。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提到中国代表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粗野诽谤攻击，因为非常明显，他这些话既荒谬又恶毒。北京的宣传对柬埔寨爱国份子肆加诽谤，我们不能让这种诽谤掩盖一个明显的事实：柬埔寨人民是在自己的领土上，为自己的自由而进行斗争。如果说有外人干涉柬埔寨的内政，那就是由北京的霸权主义者过去和现在继续进行的干涉。他们派遣数以万计的顾问，并且提供武器装备他们的傀儡。

柬埔寨奉北京霸权主义者的命令，在国内进行残酷的社会实验，叫全国人民按照毛泽东路线过着严格管理的军营生活。因为北京的霸权主义者企图在印度支那

(苏联)

激起一个新的紧张温床，促成柬埔寨和越南之间的武装冲突，所以必须负担主要责任。

这一切都可以归咎于中国领导阶层全面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制造边界事件，对几乎每个邻国都提出领土要求。

只有北京在过去和现在继续不断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施加这种粗暴的压力，想在越南置于它的统治之下，逼迫越南奉行它的霸权主义政策。为达到这些目的，首先是利用华人问题——就是正好住在越南的中国人的问题；然后又停止各种经济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要求关闭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驻中国的三个总领事馆。此外，正如今年一月六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的声明所指出：

“……中国军队悍然破坏越南的领土完整，杀害并绑架边防战士和爱好和平的人民。”

越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中国的统治集团在边界加紧集结军队和大批军用物资，其中包括重炮、坦克和装甲运输车辆，煽起边界地区的紧张气氛。

从我刚才说的话，可以清楚看出，中国方面企图用诽谤中伤的方法，来掩饰它自己名符其实的扩张政策。最近为止，柬埔寨一直蒙受这种政策之害。

苏联人民确实高兴看到柬埔寨人民取得胜利。

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韩桑林向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先生和柯西金先生致意，强调革命爱国力量的胜利和人民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人民革命委员会是柬埔寨的唯一合法政府，真正代表柬埔寨人民的意愿和利益。

这封电报又说：“柬埔寨人民取得辉煌的胜利，因此现在逐渐展开新的有利形势，可以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按照印度支那半岛人民的民族意愿，加强该地区的和平。

“柬埔寨始终是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依照和平共处的原则，同其他

(苏联)

爱好和平的国家为促进东南亚的合作及睦邻关系作出宝贵的贡献。”

这几天来，柬埔寨新政府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承认，国内恢复了和平，被旧政权赶走的人民陆续回到他们的家园，国内的军事活动也逐渐停止，支持以前政权的人开始投到人民一边来。安全理事会不应干涉柬埔寨的内政，阻挠柬埔寨人民开创一个新生活。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古巴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罗阿·库利先生（古巴）：首先让我热烈祝贺友好的、兄弟一般的牙买加的常驻代表唐纳德·米尔斯大使就任安理会主席。他一向精明干练，做事果断，我国代表团深信他一定会成功地主持安理会的重要工作。

我们也要祝贺最近一届大会选出来参与安全理事会工作的五位新成员国。

古巴认为，安全理事会成员面前有一个值得优先考虑的问题，我所指的问题当然是究竟有没有必要召开这次会议，究竟这次会议有没有法律根据。关于这一点，有人提到血腥的波尔布特政权的前付总理英萨利先生给安理会主席的一封信，而这个政权已于今年一月七日给柬埔寨人民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这封信显然是由波尔布特的主子——在北京当权的那一班达官贵人授的，目的是想在东南亚制造紧张局势，包围英勇的越南人民，今天越南人民又是中国扩张主义者侵略的对象。

我们认为必须考虑的一点，倒不是英萨利签名的那封信——即使签名是真的——而是那个人今天代表的只不过是他的保护者邓小平。事实上，整整三年来蛮不讲理地杀戮柬埔寨人民的那个政权在四天前已不存在。因此，英萨利的来信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只该丢进字纸篓里去。

另一方面，柬埔寨人民英勇地全面起义后，自己选择了以韩桑林同志为首的新的革命政府。这个政府已经得到联合国若干会员国（包括古巴在内）的承认。毫无疑问，这个政府今后必定会得到更广泛的国际承认。它已经致函不结盟国家运动的主席，重申明确尊重我们这个运动的基本原则，并声明它在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决心采取民主、反帝、反新老殖民主义的发展道路。

被波尔布特及其毛派顾问赶出城市，被命令到田里去从事强迫劳动，惨遭大规模屠杀的柬埔寨人，如今欢天喜地回到金边，回到他们的家园，迅速地恢复国内的文化生活。柬埔寨历来拥有伟大的文化，但臭名昭著的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却妄图把它变成温驯的羔羊的牧场。



(古巴)

那么，为什么要安全理事会召开这次会议呢？是不是要在这儿痛斥暴君波尔布特效法那个老糊涂的首领及其喽罗发动的名不符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疯狂行径而犯下的罪行？安理会召开会议，目的是不是要谴责北京新贵们干涉柬埔寨的内政？是不是要谴责他们不断唆使波尔布特政权反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不是要谴责他们向该政权提供军事上的援助，以配合柬埔寨边界的挑衅行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替这个臭名昭著的政权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帮凶的英萨利的来信是没有什么用的。

古巴认为这个请求是无效的，也认为毫无理由决定召开安全理事会。柬埔寨已经有了一个新政府；这个新政府在全国领土内行使主权；波尔布特、英萨利和他们的毛派顾问已经逃之夭夭，到邓小平膝下求庇去了。革命委员会在打败波尔布特军队之后，已经取得了柬埔寨国家的合法代表权，并且在人民的普遍支持下，打垮了北京派来的一批批顾问。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交界地方的紧张局势消失了，对越南的挑衅行为也停止了。和平恢复了，人民的生命、家园和财产重新得到安全的保障。

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统在古巴革命胜利二十周年纪念时说：

“我们目前所处的世界充满着机会主义，其中有许多重大的背信弃义行为。但在我们目前所处的世界里，尽管有人背信弃义和变节，每天还是有新的革命堡垒建立起来。越南、老挝、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和阿富汗都是例子……。虽然中国采取目前的政策，背信弃义，过去数十年来历经重大变革的世界还会继续发生变革。每迂一次逆流、每受一次挫折、每次有人叛离，革命就会取得更多的胜利，而且每次都是在进步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取得的胜利。帝国主义无法阻挡从光荣的十月革命开始的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难道残忍好杀的波尔布特政权能够长期建立在死人堆上吗？难道柬埔寨人民真会在野蛮行为、罪恶、蛮横、专制之下永远屈服吗？难道这些新贵们真的相信曾以无比的勇气反抗美国的侵略和朗诺政权的一个英勇优秀的民族会在邓小平的傀

(古巴)

偏面前屈服？只有那些在政治上玩弄两面手法，疯狂地鼓吹资本主义，背弃其工人阶级革命原则，厚颜无耻地和帝国主义者携手合作反对世界各国人民的人，才会犯下这样严重的错误。昨天他们赶紧去支持可恶的皮切诺特政权，同南非的种族主义者、美国佬的中央情报局和安哥拉的萨文比反革命分子联合起来，今天他们又急不及待地支持柬埔寨国内代表他们的政策而被打败的那些人，并妄图以变戏法、耍花招的荒谬行径，来混淆安理会和世界舆论的视听。我说的是叫做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那个可疑人物的奇怪行踪和重新露面。

九年前，美国中央情报局打败了这个闹剧里的亲王，而扶植朗诺将军取而代之。这个落难王孙，在法国参谋和北京走狗的陪同下，顺顺当当地出国流亡，并且装出采取反帝立场，参加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持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他跑遍全世界，鼓吹解放祖国的神圣事业，借此争取各国人民的支持，其中还包括古巴的人民和政府。古巴虽然明知他有许多毛病，还是相信他这种举动是出乎诚意的。

但是这位仁兄在一九七五年就被波尔布特和英萨利拘禁，关在金边的王府之中。深夜里，被那个野蛮政权残杀的人发出尖叫的时候，王府里却传出了五弦琴的曲调和“低音歌手”的歌声。这位仁兄乖乖地屈服于他的毛派朋友的淫威之下，从来没有大胆地说过什么话。对一个自命为全柬埔寨人民代表的人来说，对一个在全世界所有进步人民的支持下代表那些正在英勇地反抗美帝及其傀儡的人民出席不结盟国家第四次首脑会议的人来说，这实在是出丑。

如今，他的朋友邓小平雇他到安全理事会来，而颁发全权证书给他的，不是别人，就是把他关进牢里的英萨利。最荒唐的是，据新闻社的报导，他还厚颜无耻地说“波尔布特还不算太坏，至少波尔布特还带他到稻田里散步”。我们不妨套用一句责骂罗伯斯庇尔的名言，对他说：“二百万柬埔寨人民的鲜血会把你淹死”。

事实上，这位亲王能够告诉我们他在被囚的三年内干了些什么？他采取了什么英雄行动，使同胞们免遭杀戮？他何曾大声痛斥当局拆散柬埔寨家庭，使夫妻、母子、手足分离？他何曾站起来反对使城市变成废墟、把人民从金边和其他城市赶

到乡下去的政策？也许就在他和波尔布特一起散步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象特洛伊王一样义忿填胸，或者象哈姆雷特一样采取正义的复仇行为，利用这个机会赏他几个耳光？

这位两度被黜的君王，对俘虏他的残酷的人未曾有丝毫的反抗，也不象普普通通的和尚那样引火自焚，以示抗议，今天却代表英萨利和波尔布特的政府，跑到联合国来。老实说，这就是变节。套用何塞·马蒂的话来说，全世界“都知道古代是怎样惩罚变节的人”。

我现在是以古巴革命的名义在这里发言，二十年来古巴革命一直是毫不犹豫、坚持不懈地对付当代最强大的一种势力。一百多年来，我们反抗外人的压迫、占领和干涉，反抗美国佬的侵略、经济封锁、政治上和外交上的骚扰，都不能使我们抛弃我们的旗帜，也不能迫使我们向各种威胁（包括热核武器的威胁）低头。我现在是代表憎恶卖国贼和懦夫的古巴人民发言。古巴人民在今天和将来，都宁愿保持国家的尊严，而不因为贪图苟安而作出丝毫违背我国原则的事。我是代表菲德尔的人民发言。他们在一九五六年发誓说，不自由毋宁死。他们在马埃斯特腊山上打游击的时候，就宣布从事反帝国主义的运动，首次在世界上这个地区内高举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奋起抵抗美国人的侵略，宣布我国人民矢志不移的格言：“为祖国捐躯”。

古巴人民过去可能一度仰慕推崇西哈努克亲王的立场，可是现在只觉得他不屑一顾。他到安理会来，是丢柬埔寨人民的脸，因为柬埔寨人民不惜流血反抗美帝，反抗同世界帝国主义结盟的毛派代表。

这位阶下囚的亲王竟胡乱把戴高乐将军和屠杀二百万柬埔寨人民的刽子手波尔布特相提并论，戴高乐将军在九泉之下一定不能瞑目。

帝国主义的代言人现在正对柬埔寨的前途表示担忧。西哈努克亲王说，一切都是越南亲手干的好事。我们只要套用中国一句古老的成语“割鸡焉用牛刀”，来反驳他们。波尔布特政权给人民一推就倒，因为它腐朽透顶，没有一家柬埔寨

(古巴)

人伸手捍卫它。现在只有这些新贵们，帝国主义者，重新露面的这位代表诺罗敦·西哈努克，才认为这个政权仍然存在。

如果还有人不敢断定这位亲王对柬埔寨的前途会有什么作用，英萨利所发的全权证书就足以说明一切：这份证书有力地证明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亲王最好是考虑到他在法国里维埃拉的别墅去养老。吃上好的法国炖鱼，喝甜的白葡萄酒，是很写意的，还可以听到痴心的女妖在远处为那些没有回到索伦托的人而哭泣的声音。

对柬埔寨人民来说，一个新的阶段正在展开，这个阶段的特征真正的国家独立、尊重不结盟的原则和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安理会应该听取的意见，是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的政府代表的意见，而不是一个被历史埋葬的已不存在的政权的不合时代的发言人。我们既然已经捺着性子听了他的话，为公平起见，也应该听听取得胜利的人的代表的话。否则我们等于同北京的达官贵人一起采取斗牛士的障眼法。

古巴代表希望安全理事会按照事实、真理和正义行事。只有一个政府控制着柬埔寨人民的命运，一月七日在战斗的柬埔寨人民拥护之下成立的政府应当得到联合国的尊重和承认。

正如菲德尔·卡斯特罗所说：

“沙文主义、机会主义和帝国主义已经携手对抗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纸老虎终于吞没了伟大的舵手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现在直接侵略越南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

因此，他们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企图蒙蔽我们，使我们对柬埔寨的胜利发生误解。他们声称国际社会不承认这一次胜利，维护他们的扩张主义利益，坚决支持不再存在的波尔布特政权。

西方目前正企图同中国重施希特勒时代的法国对付苏联和社会主义的阴险的故技。因此，他们鼓励北京的达官贵人们对付越南和老挝、柬埔寨人民的一切花招。

(古巴)

过去二十年来，古巴一直在反帝的前线上挖壕固守，以尊严和荣誉来守卫这个战壕，将鲜血洒在遥远的大陆上，为的是帮助别国人民打败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老挝、越南和柬埔寨人民也会同古巴一样，永不屈服、永不背叛、永不投降。

在这个机构里，正如在已经解放的柬埔寨里无法扭转的事实一样，真正的柬埔寨革命志士将大声痛斥帝国主义及其在北京的盟友，谴责各式各样的反动派冒充保卫人民的权利。

主席：谢谢古巴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中国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现在请他发言。

陈楚先生（中国）：对于越南、苏联、古巴代表在刚才的发言中，采用同样的方法，使用一个腔调，颠倒是非，对中国进行无端攻击和污蔑，鉴于今天的时间已经很晚，我们保留在今后适当时候进行回答的权利。

主席：我建议安理会在明天下午三时召开下一次会议，继续讨论议程上的项目。

下午九时三十五分散会